

No. 224
理论



著 東 澤 毛

整頓三風

行 印 店 書 華 新 中 翼

毛澤東著

整頓三風

一九四七年五月出版

冀中新華書店出版

風 三 頓 整

編 者：毛澤東

出版者：冀中新華書店

發行者：冀中新華書店

總 店 河間市十字街西路北

分 店 正鹿舊城鎮

高陽城內

任河縣大尚屯鎮

安國城內

文新縣新鎮市

定價 元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七日

目 錄

整頓學風黨風文風·····	(一)
反對黨入股·····	(一七)
改造我們的學習·····	(三二)
反對自由主義·····	(三九)
在第二屆邊區參議會開幕演講詞·····	(四二)

整頓學風黨風文風

——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在黨校閉學典禮時演說——

黨校今天閉學，我慶祝這個學校的成功。

今天我想講一點關於我們黨的作風的問題。

為什麼要有革命黨？因為世界上有敵人存在，所以要有革命黨；並且不但是普通的革命黨，而且要共產黨這種性質的革命黨。因為如果沒有共產黨這種性質的革命黨，敵人的澈底打倒是不可能的。我們要打倒敵人，我們的隊伍就要整齊，我們的腳步就要一致，兵要精，武器要好。如果不具備這些條件，那末，敵人就不會被我們打倒。

現在我們黨還有什麼問題呢？我們黨的總路線是正確的，是沒有問題的。我們黨的工作是有成績的。我們有幾十萬黨員，他們在和人民一道向舊民族敵人作艱苦卓絕的鬥爭，這種英勇犧牲的精神也這種爲人民服務的成績，是大家看見的，是不能懷疑的。

那末，究竟我們的黨還有什麼問題沒有呢？還有缺點沒有呢？我講，還是有問題的，還是有缺點的，而且就某種意義上講，問題還相當嚴重。

什麼問題呢？就是有幾樣東西在一些同志的頭腦中，還顯得不大正確，不大正確。

那幾樣東西呢？就是一個思想問題，一個黨內黨外的關係問題，還有一個言語文字問題。在這三個問題上，我們有些同志還有些不大正派的作風沒有去掉，這就是說，我們的學風還有些不正的地方，我們的黨風還有些不正的地方，我們的文風也有些不正的地方。所謂學風有些不正，就是說的主觀主義；所謂黨風有些不正，就是說的宗派主義；所謂文風有些不正，就是說的黨八股。這些作風不正，並不像冬天刮的北風那樣滿天都是，主觀主義、宗派主義、黨八股，現在已不是佔統治地位的作風了。這不過是一種逆風，一種歪風，是從防空洞裡跑出來的。（笑聲。）但是我們黨內還有這種的作風是不好的，我們要把這個洞塞死，我們全黨都來做這個塞洞工作。我們黨校也要作這個工作。主觀主義、宗派主義、黨八股這三股歪風，有它的歷史根源，現在雖然不是全黨統治的東西，但是它還經常作怪，還在襲擊我們，因此，有整頓之必要，有抵制之必要，有加以分析說明之必要，有研究之必要。

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，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，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，這就是我們的任務。

我們要完成打勝敵人的任務，必須完成這個整頓黨內作風的任務。學風也是黨的學風，文風也是黨的文風，所以都是黨風。只要我們黨的作風完全正派了，全國人民就會跟我們學，黨外有這種不良風氣的人，只要他是善良的，就會跟我們學，改正他們的錯誤，就會影響全民族。只要我們共產黨的隊伍是整齊的，步調是一致的，兵是精兵，武器是好武器，那麼任何強大的敵人都是不能不被我們打倒的。

現在我來講一講主觀主義。

主觀主義是一種不正派的學風，他反對馬列主義的，他是與共產黨不能並存的，我們要的是馬列主義的學風。所謂學風，不但是學校的學風，而且是全黨的學風，是領導機關全體幹部全體黨員的思想方法問題，是我們對待馬列主義的態度問題，是黨內同志的工作態度問題。既然是這樣的問題，所以學風問題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，就是第一個問題。

現在有些糊塗觀念在許多人中間流行着。例如：關於什麼是理論家，甚麼是知識份子，什麼是理論與實際的聯繫等等。

我們首先要問：我們黨的理論水平究竟是高還是低的呢？近來馬列主義的書籍翻譯的多了，讀的也多了，這是很好的事；但是否就可以說我們黨的理論水平已經是提的很高了呢？確實我們的理論水平比過去高了一些，但是按照中國革命運動的豐富內容來說，理論戰綫就非常之不相稱，二者比較起來，理論方面就顯得非常之低，非常之落後。一般說來，我們的理論還不能夠與革命實踐相平行，更不去說理論應該跑到實踐的前面去。我們還沒有把豐富的實踐提高到應有的理論程度，我們還沒有對革命實踐的一切問題或重大問題經過考察，上升到理論的階段。你們看中國的經濟、政治、軍事、文化，我們究有多少人創造了算得稱為理論的理論，算得稱為科學形態的、週密的、而不是粗枝大葉的理論呢？特別在經濟理論方面，中國資本主義發展，從鴉片戰爭到現在，已經一百年了，但是還沒有產生合乎中國經濟發展的、實際的、真正科學的一本理論書。像中國經濟的問題，能不能說理論水平已經高了呢？能不能說我黨已經有了像樣的經濟理論家呢？實在不能說。我們讀了許多馬列主義的書籍，能不能就算是有了理論家呢？也不能的。因為馬列主義是馬、恩、列、斯他們根據實際創造出來的理論，從歷史實際與革命實際中抽出來的總結論。我們如果僅僅讀了它，但是沒有根據它來研究中

的歷史實際與革命實際，沒有創造出合乎中國實際需要的自己的特殊性的理論，我們就不能幫助中國革命主義的理論家。如果我們身爲中國共產黨員，却對於中國問題漠視無視，天天發「聾不見」，戴了眼鏡還是看不見，看見了的只是套架子上的馬、恩、列、斯的現成文獻，那末，我們查理論戰綫上的成績就未免太壞了。如果我們只知背誦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或哲學，從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爛熟了（笑聲），但是完全不能應用，這還是不算算得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呢？太極不能算解！這樣的「理論家」實在還是少一點好。假如一個人讀了一萬本馬、恩、列、斯，每本又都讀了一千遍，以至於句句都背得，這還是不能算理論家的。我們所要的理論家是什麼理論家呢？是要這樣的理論家：他們能够依據馬、恩、列、斯的立場、觀點、方法，正確地解釋歷史中與革命中所發生的實際問題，能够在中國經濟、政治、軍事、文化、種種問題上給予科學的解釋，給予理論的說明，我們要的是這樣的理論家。假如要作這樣的理論家，那就要能够真正領會馬列主義的實質，真正領會馬列主義的立場、觀點與方法，並且應用了它去深刻地、科學地、分析中國的實際問題，找出它的發展規律，這樣才是我們真正需要的理論家。

現在中央做了決定，號召我們的同志學會應用馬列主義的立場、觀點、思想方法，認真的研究中國的歷史，研究中國的經濟、政治、軍事、文化，對每一問題加以調查研究，然後創造出理論，這種責任是担在我們的肩上的。

我們黨校不應該是死讀馬列主義條文的，而是要能够首先精通它，然後應用它。精通的目的，全在於應用。現在你與用百分之幾計算成績，那麼，像精讀一萬本書，每本讀了一千遍，但是完全不能應用，這究竟應該算多少分數呢？我說一分也不算（笑聲）。但是如果你能應用馬列主義觀點說明一個問

個實際問題，那就受一個稱讚，就算有了幾分成績。被承認的東西越多，越普遍，越深刻，你成績就越多。現在我們黨校也要定這個規矩，看知識了馬列主義以後，怎樣看中國問題，有看得清楚的，有看不清楚的，有會看的，有不會看的，這樣來分優劣、分高下。

關於所謂知識份子的問題：因為我們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，文化不發達，所以知識份子特別寶貴。中央又作了關於知識份子的決定，要爭取廣大的知識份子。只要他們是革命的，願意參加抗戰的，一概採取歡迎態度，這是很對的。因此，知識份子就很光榮，土包子就吃不開。我們尊重知識份子，是完全應該的，沒有知識份子，革命就不能勝利。但是我們曉得有許多知識份子，他們自以為很有知識，大講其知識架子，而不知道這種架子是不好的，是有害的，是阻礙他們前進的。他們應該知道一個真理，就是許多所謂知識份子，其實是比较最無知識的，工農份子的知識，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。於是有人說：「哈！你弄顛倒了，亂說一頓！」（笑聲）。但是，同志，別着急！我講的至少有點道理。

什麼是知識？從古至今，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：一門叫作生產鬥爭知識，一門叫作階級鬥爭知識（民族鬥爭知識也包括在裡面）。此外還有什麼知識呢？沒有了。自然科學、社會科學就是這兩門知識的結果，哲學則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概括與總結，此外在也沒有別的知識了。我們現在看看一些學生，看看那些從社會實際運動完全脫離關係的學校裡，出身的學生，他們的狀況是怎麼樣呢？二個人從小學一直讀到大學，畢業了，算有知識了，但是他們一不會耕田，二不會作工，三不會打仗，四不會辦事，這些都沒有幹過，這些實際的知識一點也沒了，他們有的只是書本知識，這樣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個完全的知識份子呢？我以為很難，至多算得一個半知識份子罷了！因為他們的知識還

「完全」什麼？「完全」是甚麼？一切直接完全的知识，都是由兩個階段構成的：第一階段，是感性知識，第二階段，是理性知識。理性知識是感性知識的高級發展階段。學生們的書本知識是什麼知識呢？假定他們的知識都是理性，也是他們的前人總結生產鬥爭與階級鬥爭的經驗形成的理論，不是他們自己親身得來的知識，他們接受這種知識是完全必要的，但須知道這種知識對於他們是倒轉的、是違背的、是片斷性的，是人家證明了而在他們則還沒有證明的。他們須知學這種知識並不那麼困難，甚至可以說是最容易的。像大司父煮飯就不容易，要把紫米油鹽醬醋等件合起來創造成吃的東西，這是並不容易的事情，弄得好吃，更不容易。西北菜社和我們家的大司父比較起來，就有很大的區別，火大了要焦，鹽多了發苦（笑聲），煮飯做菜真正是一門藝術。書本上的知識呢？如果只是讀死書，那末，只要你識得了五千字，學會了翻字典，手中又有一本什麼書，公家又給了你不米吃，你就可以搖頭擺腦的讀起來。書是不會走路的，你可以隨便把他打開，或者關起，這是世界上最容易辦的事情，這比大司父煮飯容易得多，比他殺豬更容易，你要捉豬，豬會跑（笑聲），殺它它會叫（笑聲），一本書擺在桌子上，既不會跑又不會叫（笑聲），隨你怎樣擺佈都可以，世界上那有這樣容易辦的事呀！所以，我勸那些只有書本知識但還沒有接觸實際的人，或者實際經驗尚少的人，應該明白自己的缺點，將自己的態度放謙虛一點。

有什麼辦法使半知識份子變為名符其實的知識份子呢？唯一的辦法，就是使一切僅有書本知識的人回到實際工作中去，變為實際工作者。而對於從事理論工作的人，則回到實際研究中去，這樣就可以達到目的。

我這樣說，不免有些人要發脾氣，他說：「照你這樣解釋，那麼，馬克思也是一個半知識份子！」

「我說是的，馬克思一不會殺豬二不會耕田，但是他參加了革命運動，他又研究了商品。商品這個東西，幾百萬人天天看它、用他、但是熟視無睹，只有馬克思偏偏研究了它，它拿了商品這樣看，那樣看，不像我們讀『聯共黨史』這樣糊裡塗事，他從商品的實際發展中做了分析工作，從普遍的存在中找出理論來。他研究了自然，研究了歷史，研究了無產階級革命，創造了辯證唯物論、歷史唯物論、與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，這樣馬克思算得一個完全的知識份子，他與半知識份子有別，他參加了實際革命運動，他回到實際中去加以調查研究，概括了各種東西，這種概括的知識就叫做理論。我們黨內需要許多同志做這樣的工作，我們黨內現在有大批的同志可以從事於這樣的理論研究工作，他們大都是總動有為的人，這些同志，我們要寶貴他們，要尊重他們，但是他們的方針要對過去的錯誤不要重覆，他們必須拋棄教條主義，必須不停止在現成的書本上。

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只有一種，就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，又向客觀實際得到了證明的理論，沒有任何別的東西可以稱得起我們所講的理論。斯大林曾經講過，脫離實際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，空洞的理論是沒用的、不正確的、應該拋棄的。好談這種空洞理論的人，應該伸出一個指頭向他括臉皮。馬列主義是從客觀實際產生出來，又向客觀實際獲得了證明的最正確、最科學、最革命的真理。但是許多讀馬列主義的人，却把他變成是死的教條，這樣就阻礙了理論的發展，害了自己，也害了同志。

另一方面，我們從事實際工作的同志，如果誤用了他們的經驗，也是要用毛病的。不錯，這樣的人經驗很多，這是很可寶貴的，但是如果就以經驗為滿足，那也很危險。他們須知自己的知識是屬於感性，或局部的缺乏理性，與普遍的知識，就是說，缺乏理論。他們的知識也是比較的不完全，而要把革命辦好，沒有這樣完全的知識是不行的。

這樣看來，有兩種不完全的知識：一種是現成資本上的知識，那怕是馬列主義，也可以使它變成空洞的東西。一種是偏於感性與局部的知識，沒有發展成爲理性的與普遍的東西。這兩者都有片面性，只有使兩者互相結合，才能產生好的比較完全的東西。

但是我們工農幹部要學習理論，必須首先學文化，沒有文化，馬列主義理論就學不進去。學好了文化，隨時都可學習馬列主義。我幼年沒有進過什麼馬列主義的學校，學的是子曰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！一套（篤聲），我識字便是從這裡學來的。譬如「學習」兩個字竟都有了，我可以用這兩個字來學習馬列主義，何況現在不學孔夫子，學的是新鮮的國文、史地與自然常識，這些文化課學好了，到處有用。我黨中央現在強調工農幹部學習文化，因爲學了文化以後，政治、軍事、經濟那一門都可學，否則工農幹部雖有豐富的經驗，却沒有上升到理論的可能。

由此看來，我們反對主觀主義，必須使上述兩種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發展，必須使兩種人互相結合。有書本知識的人，向實際方面發展，然後才可以不停止在書本上，才可以不犯教條主義的錯誤；有工作經驗的人，要向理論方面學習，要認真讀書，然後才可以使經驗帶上條理性、綜合性、上升到理論，然後才可以不把局部經驗誤認爲即是普遍真理，才可以不犯經驗主義的錯誤。教條主義、經驗主義兩者都是主觀主義，是從不同的兩極發生的東西。

所以，我們黨內的主觀主義有兩種：一種是教條主義，一種是經驗主義。他們都是只看片面，沒有看到全面，如果不注意，如果不知道這種片面性的缺點，並且力求改進，那就容易走上錯誤的道路。

但是這兩種主觀主義，現在我們黨內，主要的還是教條主義最爲危險，因爲教條主義容易裝出馬

恩、列、斯的面孔，聯晚工農幹部，把土包子俘虜起來充作自己的用人，使工農幹部不易識破他們的面孔。也可以嚇唬天真爛漫的青年，把他們充當俘虜。我們如果把教條主義克服了，就可以使有書本知識的幹部，願意和有經驗的幹部相結合，願意從實際事物的研究，可以產生許多理論與經驗結合的良好工作者，可以產生許多真正的理論家。我們如果把教條主義克服了，就可以使有經驗的同志得着良好的先生，使有經驗的同志上升理論，打避免經驗主義的錯誤。

除了「理論家」與「知識份子」兩個糊塗觀念而外，還有天天唸的一句「理論與實際聯繫」在許多同志中間也是一個糊塗觀念。他們天天講「聯繫」，實際上却是講「隔離」，因為他們並不去聯繫。馬列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際是怎樣相互聯繫呢？拿一句通俗的話來講，就是「有的放矢」；「矢」就是箭，「的」就是靶。放箭要射中靶。馬列主義對中國革命的關係，就是矢與靶的關係。有些同志却在那裡「無的放矢」，亂放一通，這樣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壞。有些同志則僅僅把箭拿在手裡撻來撻去，連聲鑽曰好箭！好箭！却老是不願意放出去。這樣的人，就是古董鑑賞家，幾乎和革命不發生關係。馬列主義之箭，必須用了去射中國革命之「的」，否則我們為什麼要去學馬列主義呢？是不是因為我們吃了小米不得消食，因此要唸消食經呢？我們黨校確定要學馬列主義，是爲了什麼呢？這個問題不講明白，我們黨的理論永永遠遠不會提高，中國革命也永遠不會勝利。

我們的同志必須明白，我們學馬列主義不是爲着好看，也不是因爲它有什麼神秘，好道士們到茅山學了法就可降妖捉怪一般；它並沒有什麼好看，也沒有什麼神秘，它只是很有用。直到現在，似乎還有不少的人把馬列主義當作現成的靈丹聖藥，只要得了它，就可以毫不費氣力的包醫百病，這是二種幼稚的變味，我們對這些人應該作些教導。那些對馬列主義當宗教教條看待的人，就是這種

樂於無知的人，對於這種人應該老實的對他說：你的教條沒有什麼用處，說句不客氣的話，實在比屎還沒有用。我們看，狗屎可以肥田，人屎可以喂狗，教條呢，既不能肥田，又不能喂狗，有什麼用呢？（笑聲）。同志們，你們會知道我這樣說的目的，就是故意挖苦那些把馬列主義看成教條的人，使他們大吃一驚，甦醒過來，好拿正確的態度對待馬列主義。馬、恩、列、斯曾經反覆的講：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，這些人偏偏忘記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話。中國共產黨人只有在他們拿了馬列主義的立場、觀點、方法運用於中國，從中國的歷史實際與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創造出理論來，才叫做理論與實際相聯繫；如果只是口頭上講聯繫，行動上又不實行聯繫，那末講一百年也還是無益的。我們反對主觀的、片面的看問題，必須攻破教條主義的主觀性與片面性。

關於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全黨的學風，今天講的就是這些。

現在我們來講一講宗派主義的問題。

由於升平的鍛鍊，現在我們黨內並沒有統治的宗派主義了；但是宗派主義的殘餘是存在的，有對黨內的宗派主義殘餘，也有對黨外的宗派主義的殘餘。對內宗派主義傾向產生排內性，妨礙黨的統一團結；對外宗派主義傾向產生排外性，妨礙黨團結全國人民的事業。肅清這兩方面的禍根，才能使黨在團結全黨同志與團結全國人民的偉大事業中暢行無阻。

什麼是黨內宗派主義的殘餘呢？主要的有下面幾種：

首先就是關獨立性。一部份同志只見局部利益，不看見全體利益，他們總是不適當的在特別強調他們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，總希望拿全體利益去服從他們的局部利益。他們不懂得黨的民主集中制，他們不知道共產黨不但要民主，尤其要集中。他們忘記了少數服從多數，下級服從上級，局部服從全

體，空襲服從中央的民主集中制。張國燾是向中央鬧獨立性，結果鬧到叛黨，做特務去了。李立三也對共產國際鬧過獨立性，結果犯了立三路線的錯誤。現在講的雖然不是張國燾、李立三那樣極端嚴重的宗派主義，但是這種現象必須預防。必須將各種不統一的現象完全除去，要提倡顧全大局。每一黨員，每一局部工作，每一次的言論文字或行動，均必須以全黨利益爲前提，絕對不許可違反這個原則。

鬧這類獨立性的人，常常跟他們的個人第一主義分不開，他們在個人與黨的關係問題上，往往是不正確的。他們在口頭上，雖然也說尊重黨，但他們在實際上，却把個人放在第一位，把黨放在第二位。劉少奇同志曾經說過，有一種人的平特別長，很會替自己個人打算，至於別人的利益與全黨的利益呢？那是不大關心的。『我的就是我的；你的還是我的。』（大笑）。這種人鬧什麼東西呢？鬧名譽，鬧地位，鬧出風頭，在他們掌管一部份事業的時候，就要鬧獨立性。爲了這些，就要拉攏一些人，排擠一些人，在同志中吹吹拍拍，拉拉扯扯，把資產階級政黨的庸俗作風，也搬進共產黨裡來了。這種人吃虧，就在於不老實。我想，我們應該是老老實實的辦事。在世界上要辦成幾件事，沒有老實態度是根本不行的。什麼是老實人？馬、恩、列、斯是老實人，科學家是老實人。什麼是不老實？托洛茨基、布哈林、張國燾是大不老實，李立三也不老實，爲個人利益，爲局部利益鬧獨立性的人，也是不老實。一切狡猾的人，不照科學態度辦事的人，自以爲得計，自以爲很聰明，其實是最蠢的人，都是沒好結果的。我們黨校的學生一定要注意這個問題。我們一定要建設一個集中的統一黨，一切無原則的派別鬥爭，都要掃除乾淨，要使我们全黨的步調整齊一致，爲一個共同目標而奮鬥，我們一定要反對個人主義與宗派主義。

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的關係，必須是團結的，必須反對宗派主義的傾向。因為許多抗日根據地是八路軍新四軍到後才創立，許多地方工作，是外來幹部去後才發展的，因此，外來幹部與本地幹部的關係，必須加以很好的注意，在這種條件下，我們同志必須懂得，只有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完全團結一致，只有本地幹部大批的生長了並提拔起來了，根據地才能鞏固，我黨在根據地才能生根，否則是不可能的。外來幹部與本地幹部，各有長處，也各有短處，必須互相取長補短，才能有進步。外來幹部比較本地幹部對於熟悉情況與聯繫羣衆這方面，總要差些。拿我來講，就是這樣。我到陝北已經五年了，可是對於陝北情形，對於陝北人民，聯繫，我比高崗同志他們就差得多。無論怎樣進行調查研究，比起陝北幹部來，總是要差些。我們到山西、河北、山東以及其他抗日根據地的同志，一定要注意這個問題。不但如此，即在一個根據地內部，因為根據地內的各區域有先後發展之不同，幹部也有外來本地之別。比較先進區域的幹部，到比較落後區域裡去，對於當地也是一種外來幹部，也要十分注意扶助本地幹部的問題。就一般情形說來，凡屬外來幹部負領導責任的地方，如果與本地幹部關係弄不好，那末，這個責任主要的應該放在外來幹部的身上，主要領導的同志，他的責任就更大。現在對於這個問題的注意還不够，有些人輕視本地幹部，讚美本地幹部，他說：「本地人懂得什麼？土包子！」這種人完全不顧得本地幹部的重要，既不了解本地幹部的長處，也不了解自己的短處，所以採取了不正確的宗派主義的態度。一切外來幹部，一定要愛護本地幹部，經常幫助他們，而不是蔑視他們，打擊他們。自然的本地幹部也必須學習外來幹部的長處，必須去掉那些不適當的狹隘的觀點，以求與外來幹部完全不分彼此、打成一片，而避免宗派主義的傾向。

軍隊工作幹部與地方工作幹部的關係，也是如此。兩者也必須完全團結一致，必須反對宗派主義

傾向。軍隊幹部必須幫助地方幹部，地方幹部必須幫助軍隊幹部，如有糾紛，應該雙方互相原諒而各對自已作正確的自我批評。在軍隊幹部事實上居於領導地位的地方，在一般情形之下，如果與地方幹部的關係弄不好，那末，主要的責任應該放在軍隊幹部身上，這個問題也是很重要的。必須使軍隊幹部首先運用自己的責任，以謙虛的態度對待地方幹部，方能使根據地的戰爭工作與建設工作，得到順利進行條件。

各部份軍隊之間、幾個地方之間、幾個工作部門之間的關係，也是如此。必須反對只顧自己不顧別人的本位主義傾向，調動部則不給，或以言相發人，以鄰為壑，全不顧別部、地、別人想一想，這就叫作本位主義。完全失掉了共產主義的精神，不顧大局，對別部、別地、別人、漠不關心，正是這種本位主義者的特點。對於這樣的人，必須加重教育，使他們懂得這就是一種宗派主義傾向，如果發展下去，是要危害黨的。

還有一個問題，是老幹部與新幹部的關係問題。抗戰以來，我黨有廣大的發展，大批新幹部也產生了，這是很好的現象，聯共十八次代表大會上，斯大林同志在他的報告中間說：『老幹部通常總是不多，少八需要之數，而且他們已因宇宙自然法則關係，而開始局部衰老亡故。』他在這裡隱隱了幹部狀況，又講了自然科學，我們黨如果沒有廣大的新幹部同老幹部一致合作，我們的事業就會中斷，所以一切老幹部，應該以極大的熱誠歡迎新幹部，關心新幹部。不錯，新幹部是有缺點的，他們還參加革命不久，還缺乏經驗，他們中間有些人還不免帶來舊社會不良思想的尾巴，這正是小資產階級自由思想的殘餘。但是這些缺點，是可以從教育中、從革命鍛鍊中、逐漸去掉的。他們的長處，正如斯大林說過的，是對於新的事物有銳敏的感覺，因而有高度的熱情與積極性。而在這一點上，有些老幹